

任縣志卷之二

建置 城池 公署 學宮 壇廟 官舍 橋梁
城池

邑城周五里五步高三丈基闊四丈頂闊二丈外皮基磬以石上砌以磚內皮築以三合土門三東曰鞏固西曰金湯北曰鎖鑰各建樓其上城隅建礮臺內依各門之右鋪馬道設門欄而城之制備周城浚隍闊三丈深半之引達活水注其中水繞三門橋跨其上而隍之制備雖雄闊壯麗不及郡城而在順德屬邑則諸城之冠也

城舊係土垣創自元至大間明景泰五年知縣劉譽成化中知

任縣志

卷之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縣熊宗德弘治中知縣韓濂俱重修嘉靖二十一年知縣曾守成更葺之高廣倍昔萬歷元年知縣袁失名闢南門四十四年署縣事通判凌子任復塞之崇禎十三年知縣盧時昇以土垣難資守禦盡易以磚建敵樓三礮臺二十四邏鋪稱是

國朝順治四年知縣杜天成重修計三百八十丈康熙七年大水壞西城八十五丈八年知縣季芷重修自是迄同治初元閱百八十餘年無修城之役樓堞傾毀磚土崩隕幾復成土垣之舊二年知縣張光藻普事重修工堅料實後因款絀惟女牆尙用土坯光緒二十六年知縣江南金悉易女牆以磚復修壞補缺遂成今日之觀今惟內皮灰土爲霖雨所衝稍有剝蝕餘皆

堅壯如故也

附記

同治二年修城記

民知縣張光藻撰云

何土之大河以北原野平曠無險可扼民所恃於城使不可守非
守城之要務哉同治元年秋八月予奉檄蒞任邑垣後循例
閱城雉堞無存城門外而斯城剝落內而土垣崩頽不
陴有顛躓之危矣東省之匪甫經平定直東邊界伏莽猶
修迄今二百年矣工造匪募勇練預為之防顧終
存予慮其竊發也乃覓工匠巡估所費乃需三萬緡
以修城為要方集紳士籌商周巡估所費乃需三萬緡
屢議不能成何紳士籌商周巡估所費乃需三萬緡
張予急堵築城缺購土列為城堦富商賈別勸捐得錢數
要興工為目前守禦先就城內殷商賈別勸捐得錢數
千緡遂於二月正月設局興工以孝廉為總理並邀生員
永順等紳民數十人分司其事勸捐猶未及鄉紳前年
上礮發賊騎萬餘由澤東縣南村咸豐三年粵匪渡
河北犯倉猝入縣城遂率眾繞北去是鄉民傷亡及被
入城者繼而鄉閭遭賊蹂躪衣馬盡失民傷亡及被
者數百名口而城內安無恙自是鄉民傷亡及被
為安矣前此議及修城咸以為無與鄉事至是復言予因

任縣志

卷之二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是遂邀集四鄉紳士勸令捐資修築其邑無鉅富除戶書捐
外請照差徭例按畝添造樓更製門扉女牆仍用土坯未
興工磚以砌數年僅得一估也工就復集四鄉壯挑能
易濠至三年十得月而城始竣是役也費資萬之多歷時
二年之久不請帑於國將見公之誼力者可謂眾志成城
利之捐資共樂輸將夫何功之有向非徐廉暨在
工紳董任主其事而念勞兼得邑商民捐助則城之能
局與否殆未可知尤念予居此三年適當軍務之際所
修類皆勞民傷財乃任而不忍去也今量移邢臺行將卸
事而予所為戀戀於任而名自應勒之貞量移邢臺行將卸
厚而予所為戀戀於任而名自應勒之貞量移邢臺行將卸
篆以垂久用特叙其事始末而為之記
城記
無不張公翰泉復修邑事始末而為之記
失和戎以資捍衛時宇承平過問者剝蝕子拳教構難中
聘三江公躋橫人浮動紳承平過問者剝蝕子拳教構難中
事裏牆仍築以土女牆悉易以磚自庚子六月肇工至辛丑七

光緒二十六年修

月葺事計重修城垣八百餘丈新添女牆九百餘堵復於城隅
咸修補完善備不虞也馬道既成民身有衛而民心安遂安故當
畿戒嚴警報日輻湊轉加於前實得修城之力為多從此保障
盜賊不作商賈輻湊轉加於前實得修城之力為多從此保障
有資百年可食其福當於前實得修城之力為多從此保障
宜費用難籌怨咨易起乃修城之議甫定而物料空集工匠爭
來需灰磚及土功百餘萬初未役編戶一馬調閭里一夫用錢
至萬四千有奇而商賈樂輸爭先恐後興一役至暮年之久紳耆
皆枵腹從事財用務涓滴歸公始與終如一非任人之好義烏
能若此哉不佞監竿其
間因詳記其顛末於右

隍水上流自西留村南引達活泉水東流行六里至西郭外入
城濠分一支入西城水門東流環學宮而北從北城水門出復
注城濠渠始浚不知何年歲久湮塞明嘉靖三十九年知縣孫
榮先重浚之自是無大工役不過隨時挑挖而已附嘉靖三十

任縣志

卷之一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九年重濬蔡渠記

邑人李景萃撰略云蔡水發源達活泉稍

西郭昔人於此釀為二支一南向環城為濠一北向東折穿城
為渠流凡百武部使者行臺六十武為濠一北向東折穿城
北又折而西玦環縣治後舊有後樂亭其臺泮宮由泮宮折而
焉復折而北始穿城而出與濠合東走二十里許乃瀦為湖
此蔡水經流之大都也初穿城為渠歲月無復可考問諸
耆老言渠未及壞時居民灌漑治解皆取於此且足為倉廩
火備中惑於堪輿家言罷疏濬功下流遂壅河形雖存祇為積
穢矣且渠壅則濠溢罷疏濬功下流遂壅河形雖存祇為積
興廢其利害固較然可覩也嘉靖己未汾澳孫侯集丁夫治之
乃問記於余夫役古人所重故畚鍤之興必因民所欲不以
佚道雖信不使也今畿輔之民財力並絀矣譬之征夫未弛擔
負方切息肩之思苟不憫其勞而益以銖兩則必艱然怒矧責
以勤吾民矣茲於未浚之問而復辦非勞而能擇使之既信
而能若此哉渠廣三丈深五丈自分而合凡三里始
事於九月壬辰訖功於十月丁酉計役丁夫三百人
開所以司蔡水之啟閉者也在西留村西南曰護城閘在關外

曰通順閘乾隆五十四年嘉慶二十三年俱重修

橋跨蔡渠之上在城內者七一曰會民在縣治前稍西曰廣便
稍東曰運儲再東曰儒林又東曰玉石在學宮前城內橋工此
其最鉅者也在興賢街者曰清源曰興賢在城關者五東門外
橋一曰朝陽西門外橋二南曰通順北曰通濟北門外橋二曰

迎恩稍北曰大石

附修

嘉靖八年新建廣便橋記

邑人謝旻撰

乎度弗利乎民乘乎時謂之妄妄則侈民弗便焉君子弗已也利於民矣時可為而先利民之急務容可緩乎任
也中乎度矣利於民矣時可為而先利民之急務容可緩乎任
焉君子弗已也利於民矣時可為而先利民之急務容可緩乎任
居九邑之中實為衝要城中有河發源於邢之達活泉流經於
此轉折北出與澧滏會通舟楫於城中學宮察院活泉流經於
府館折北出與澧滏會通舟楫於城中學宮察院活泉流經於
通往來歲久朽敝官民咸病焉侯劉君視而弗安乃會集其
民而諭之曰橋梁有司事也壞而弗治於民為病於職為曠方

任縣志

卷之一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今秋成可用民力蓋易以石為一勞久逸之計耆民周文德等
咸應之曰橋之改實以資民財力之憂董之非人則有侵
當自為之侯曰官與作必資民財力之憂董之非人則有侵
漁延緩之弊未若民自為之且易也邑之董成樂相助取
石於山鍛鐵於冶始於嘉靖八年十月朔落成於九年二月
既望體勢宏闊於中樸而堅且廣矣衆請叙其顛末並名其
橋曰馬廠雲錦之便於神祠倉廩納於館節於旬宣通
則公檄有遞送之便於神祠倉廩納於館節於旬宣通
通則公檄有遞送之便於神祠倉廩納於館節於旬宣通
民其為中也一何廣哉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子生來復吾任
心純行古簡政無廢也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子生來復吾任
為利於時為順非且廢也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子生來復吾任
成之於便於下知所先務而不煩可謂良有司矣下便於上從
所當為而弗逆可謂義民矣皆謂便也名有司矣下便於上從
曰廣便可乎僉曰然遂名之因記其事云
修東關石橋記
以通之梁即橋也然而成梁蓋古田以井遂溝澮之間皆賴
以衛城紳民之所走集商賈之所輻湊視往來於田間者奚啻

光緒三十一年重

倍蓰則橋於池上殆必材經久而力任重者始足以勝之則非
橋以石焉不可矣邑東門外舊有石橋四孔居境之西南隅
所屬村鎮半在東偏故牛車人輦道經是橋者較城西北兩關
之橋為獨多年久失修面傾陷邑人欲修之而未果也歲乙
巳唐山令葉公黎軒兼理任篆順邑人之願議重修適卸任捐
資而去邑令謝公蓉繼其事復捐資以倡遂鳩工庇材閱四
旬而落成昔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漢薛
宣之子惠令彭城宣過其境見橋梁不可忽者也况今庶政維
梁之建雖民力所能為要亦吏治所不可忽者也况今庶政維
新凡有便於民者皆汲汲修舉斯橋也既以官紳之協力而成
繼此而整潔街衢如匠人之營國道平易塗畛如合方之達津
梁葺息宿列井樹如野廬之治郊野其有待於整弛舉廢者正
未有艾也善政之宜書余將執簡操筆而俟之豈獨記一橋工
云爾哉至於建築之始末款目之多寡及官民之捐輸將畢揭
碑陰茲無煩贅述焉

街巷 自學宮前南出者為儒林街有趙文炳再南為魚市口

稍東為丁字口通東門者為朝陽街有霍守忠孝子坊杜宗壽鴻臚坊達其道解元

任縣志

卷之一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坊 趙鳳麟龍錫坊 通西門者為拱順街有李厚進土坊李

都憲坊 苗烈坊 通北門者為文明街有謝旻進土坊苗澄

文明街之東出者為柴貨市為張家巷為傅家巷為謝家巷

為北小街西出者為崇勝街有李劉氏折而南為興賢街有賀世祿

坊 仕路 又折而東西橫出者為椿樹巷巷之東折而北者為馬神

廟街折而南出者為獅子口 拱順街之南出者為水坑沿街

為玉帶街有陳原錫類坊迤東為馬家巷為吳家巷為穿心巷 朝陽

街之南出者為夾道為馬家巷為駱家巷為霍家巷 與儒林

街南北值者為南北廳又南出而東西橫者為南新街 夾縣

署前東西橫者為多士街有程倫拔萃坊南出者為會民巷此正街之

支巷也 集市城內則間日一合三關則旬日一周

公署

縣署在城內西北隅會民橋之北前為照壁為大門為戒坊為
宜門為正堂堂之左右為兩翼後為重門為東西門房為二堂
堂之左右為東西花廳後為官宅西為帳房東為庖廚正堂之
前東西分列而南者為吏役辦公聽差之所東為馬號西則囹
圜也其創始不知何時通志云元至大中重建舊志明弘治十
二年知縣韓濂重建正堂及兩翼萬歷三十五年知縣羅文寶
改譙樓為大門崇禎七年知縣李之喬重建土地祠

國朝康熙八年知縣季芷重修寅賓館嘉慶二十五年知縣陳

任 縣 志

卷之一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略重修河神祠同治元年知縣張光藻重修正堂大門宜門十
三年知縣胡承頤新建花廳其餘均經修補至光緒十五六年
門堂傾敝僅存形式堂以後瓦礫數堆而已閱時無幾已頹敗
若此宣統元年知縣謝昺麟普事建修煥然改觀矣附 宣統元

年 建 修 縣 署 記

訓導陳智撰 天下當無事之時不可多事多

也庶務之張弛所視為當否者也而一邑之建置亦然縣署創
始代遠難稽重修之舉則遠溯前明宏治之初近迄我朝同
治之季從事者屢矣其間稍有補苴既渺無足言之稍大者
又或料減工偷旋成旋圮故自光緒中葉以後官舍以居
一任斯署之就湮而莫之或謂是蓋強有無事陽託不擾
之名而實則鄰於廢者也可若視署之所係有兩義焉視為
息之區觀瞻之具置焉可也若視為出政於是臨民於是則有
不得而姑置者矣乙巳之夏邑尊謝公蓉檄來茲土周視舊
署慨焉興歎有修復之思特以事有急於此者此尚未可遽議
也撫任五載百具舉民氣和洽歲告屢豐修舉廢墜此其時

矣且修署之役前之所以莫為者豈盡意存無擾哉席未煖而
官已遷突甫黔而篆將卸自必為之必自無居之計莫如
為而過然不有身居客館乎古人之於偶爾羈棲尚不憚其
郵亭每過必除其荒穢者乎地與邑相為無已者也但高
言無擾之不顧其廢哉於是鳩工庀材擇邑紳之賢者董其
自敷政之堂治事之廳延賓之館以及家人樓止之居胥役從
公之靡下至坊壁門廡庫廡之庖湍莫不圯者建之積屋之材
不惟其華而必求其實焉工不惟其巧而必求其堅焉積屋之
數總為若干楹量功會作之始未歸於無擾而已矣抑昔賢
事正以為省事之地始期於不廢終歸於無擾而已矣抑昔賢
有言禿而髡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之旨也然為髡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不為之髡起者禿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者完矣繼起者禿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今日之髡起者禿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雖勞烏髡起者禿未禿未禿者缺而髡既禿既禿而髡者事不若無
容新哉

學署在 文廟後乾隆十七年重建今皆就圯宣統元年訓導

任縣志

卷之一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陳智重修附學署題名記

文碑記自元至今共得若干人與其在事之年月爰以次而書
之壁且為之記曰教官之設其始雖非重要之官而未嘗無所
職繼乃名存實去至於今而益不可為所謂始有所職者何也
則令廟與學是已攷縣立孔子廟肇於唐貞觀之四年然第
至二百人以上乃許更立縣學也宋時縣之學者皆學於州者
其時縣雖有學按隋唐之際州縣皆立學猶縣令與鄉士大夫為
學未有官也 皆有學其有學者皆自延師宜黃慈溪諸學記可考也儒學
提舉司統諸路府州縣學校而縣置教諭一員 廟與學皆職
之實為縣學設官之始其職於學也既嚴先聖之祠宇祀
事又當謹於圖書服器之藏其職於學也既嚴先聖之祠宇祀
行能復當筭其金穀出入之細蓋其職雖非重要而亦非冗散
矣明因元制復置訓導二員而皆務精其選凡生員之得廩餼
於官者皆聚之學校而教之官為之師平日則習禮於廟研經
齋課藝於庭射之圃以教及書算律莫不為之定其課程而
又本身作則學於旁及書算律莫不為之定其課程而
備如且為之令率教者得一動胥閑不為之定其課程而
為教之嚴如此每日會饌同堂情款洽暇則師生問難講論

或至夜分雖家塾之課其子弟不是過也其為教之委曲詳盡又如此豈當日之教官皆賢其弟設心皆誠於迪哉提學者也蓋諸生之德行藝治事既成簿至三年大比則又提學之稽其勤惰而寡有且嚴殿最黜陟焉待之優其養之厚其責之重且嚴殿最黜陟焉待之優其養之厚其責之重其制未明初善者中葉而後漸弛教由資注授其才學不皆足為人師而增廣附良法美意蕩焉復存矣以給官萎而志偷士濫而材窳當日之附名而祀則儀文禮尚不能備而司學者則惟廩增附名而祀已拘可笑之士既薄其卑冷而莫肯為其類皆衰病迂或亦可習為逢迎苟簡思得自守者納粟之類開流日亦不可得始因制失而人失路而要人求如迂拘者政而教官不足復設也久矣復何哉昔韓愈有言仕者以士之地並名冊不得司設何官復教既無為之俸秩位既微自為是繼有二策焉曰耐也忍也終不貧秩位既微之備錢欲為分求而無其也故不

任縣志

卷之一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典史署在縣署之西偏咸豐十一年典史孫忠傑重建附咸豐

十一年修署記

浙江胡桂芬撰略云咸豐九年秋忠奉檄授

及書役房間渺然莫辨訪諸紳耆稱自三年夏雨連綿房室俱傾而木石磚瓦猶有存者是年秋逆匪竄擾縣城失守兵燹之餘委署補選之員咸未到任曠然無官替均係五日京兆不違興修稅居民無久矣後雖補署遞有接亦先租舍開衙歷年餘覺多未便遠地守防兩難作而堅志修稟堂尊詳府憲批准借發實銀二百兩因堅志廉俸內無論正署坐扣歸款遵照之餘相度地勢取水較遠署右掘井及泉

幸得甘水遂乃購料鳩工事甫過半而借款告罄乃自籌措白金百餘兩始克蕝事工起於十一年季春下澣至仲夏初旬落成異日爰居爰處於斯者當共諒我苦心也再此缺於三年後署廢尙有其基印失不知其所忠於上年請補刊鈐記頒發以爲信守而署室通就因並誌之

武汛署不知坐落歷任皆僦舍以居

按舊志太僕寺

國初改爲兵備道行轅

在縣治西

察院

府館

俱在縣治東

演武廳

舊在西門外明隆慶元年移建北門外國朝康熙十二年知縣季芷重修

今皆

圯廢已久附識於此以存其名

官立高等小學堂昔之渚陽書院也書院建於光緒十五年

知縣

張桂芬記 略云邑舊無書院月課及縣試均在縣署前張席爲棚土子頗爲艱苦因是慨然有志卜宅興修式廓規模添置號舍既爲諸生肄業之區兼爲文童應試之所自丁亥孟冬興工迄戊子夏初六閱月而乙告竣又爲之籌畫經費詳明立案

任縣志

卷之一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發商生息釐定章程以期久遠

二十九年改爲學堂其時科舉未停仍存號舍

三十一年乃一律改爲齋室積屋之數總四十楹其西爲操場約一畝有奇東爲兩等小學堂明倫堂舊址也三十一年改建堂室共二十楹勸學所附焉初等小學堂始由官立城鄉共二十四處三十一年盡改爲公立在城者四處在鄉者八十八處巡警總局宣統元年就城隍廟西偏創建教練所附焉在鄉者就各區之中分設四局

學宮

文廟位城內之中央前爲太和坊爲照壁爲中唐爲玉石橋爲櫺星門爲泮池爲戟門爲拜墀爲正殿殿之前兩廡翼焉戟門

之前名宦鄉賢列焉廟之東爲崇聖祠祠之前聳於東南隅者文昌閣也廟之西爲忠義節孝二祠此今日規制也其創建不知何時據教諭趙維城修學記元延祐初年猶及見大觀八行碑則當北宋時已建於此矣宣和而後河朔入金百餘年事跡無考元初命郡邑皆立學尹斯邑者莫不相繼從事而廟制之崇備則由大德十一年一修於知縣李載延祐七年再修於知縣王貢明正德十二年知縣張瓚重修嘉靖二年知縣陳璣又恢拓之四十二年署縣事教諭孫光裕重修並鑄祭器七百餘事萬歷八年知縣陳復彝闢升龍池建橋其上天啟五年直指宋廣師闢戟門兩翼

任縣志

卷之一

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國朝順治七年知縣杜天成重修自是至嘉慶初年士紳議重修工大款鉅屢有作輟迄道光中葉而後全局一新咸豐三年遭髮逆之亂正殿燬焉同治六年重修附延祐七年修學記

趙維城撰任之爲邑古也邑古而學亦古邑有內外城學居城內外之間其西卽子城之東墉墉之趾蔡水過焉水之東墉卽學引流爲池種柳爲塘蒲魚蓮菱舉目有江湖之概初聖元一天下誕敷文教敕諸郡立學以扶植教本任隸邢爲下邑制下之日任亦膺命有司披瓦礫榛求古趾而從事焉然亦草昧之際之經之度不過聊且止率莫古合也厥後邑大夫賢者屢至相嗣易而新之於是始殿於中以儼聖貌及配從諸哲像庶翼左右門於前建學於左藉附郭田二頃以恆祭廩攷有師者之居有井有蔬圃嘉木仍藉縣尹李載爲殿主簿潘圭其本末維歲月不復識訪之故實縣里久據弗克正延爲廡及門恭爲學先是山王貢宰邑政交河創櫺星門新臨祐戊午走於學躋遂董工因基繚垣則古池創櫺星門新臨具白而復於學躋遂董工因基繚垣則古池創櫺星門新臨衢坊坊大書以揭聖號古石獅二夾路而蹲於隅然後古之

制作大備每當祀告重門洞啟前瞻通達直如引繩南北遼夏
舉武不啻數百之外庭闕石走維耀雖大職當莫或過之嗚呼偉矣
哉既畢工將勒八行碑於蓋三百年於此矣今古斷石殘文龜
螭狼藉不可究識前固春他碑經公三變十晉封羽頡而名已
滅昧延垂二千年不其改時雖無廟而學固已矣由是言之
斯古也語曰古之賢者必曰古官蓋古法於今不可不於古
訓乃有矧夫聖賢立訓必曰古官蓋古法於今不可不於古
於古也矧夫聖賢立訓必曰古官蓋古法於今不可不於古
常之道乎天也苟欲修身入官治政也舍其古訓者求不於古
旨之隆古也則曰洪惟聖元肇一曰養士俾家焉而身修焉而
至於平古也則曰興學無二則曰於古於今之變時雍擬治堯舜
任此又古也則曰興學無二則曰於古於今之變時雍擬治堯舜
人隆古之隘土瘠民勞忠信者衆三子出古邑不古乎學觀乎且
三子尚勉之走既叙其事因古學而陳古志庶其不古乎學觀乎且
古嘉靖二年修廟學記夏郡守張叔安撰古志庶其不古乎學觀乎且

任縣志 卷之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既下俟憑於任縣公署居數日任之教諭張紹訓導朱宣紫繼
之率其生徒餘百人滋甚前知縣李一而李茂去所遺木凡四年
殿廡堂垣一切圯廢滋甚前知縣李一而李茂去所遺木凡四年
未就而去典史李茂繼之功未一而李茂去所遺木凡四年
守城兵以劉六之亂取捍城上弗竟遺金若李茂去所遺木凡四年
士為尚書郎茂哀其父無一之任斯責者丁丑張瓚來尹既去
金亦他費擴茂後竟無一之任斯責者丁丑張瓚來尹既去
邑弟諸文廟見先師及諸賢遺像甚惻然感之與詔等及
諸大巡王公朝以是年六月始作鳩材募工便宜白巡按公及
鳳而工舉三朝而先師殿成規畫兩廡及明倫堂東西齋以
年櫺辰兩門圍牆亦愷制度未戾計其初壯麗諸宏不期以
及櫺辰兩門圍牆亦愷制度未戾計其初壯麗諸宏不期以
年櫺辰兩門圍牆亦愷制度未戾計其初壯麗諸宏不期以
而取之尺紳工張令慈愷制度未戾計其初壯麗諸宏不期以
侈其事敢請記之則然乎哉將觀之翬然門望見廟宇而
巨先賢若縑衣之流孔然肅敬則油然喜遂署石稜然
為記今夫縑衣之流孔然肅敬則油然喜遂署石稜然
天下之人見其寺宇零替輒揮金改作莊嚴佛像率用黃金遠

近相傳飯僧造寺為福田利益御史不察其失官府不禁其非
士大夫見之食不異而孔子澤而廟貌毀壞則無一人揮金忘孔子豈
人五服之中靈不若佛氏之能禍福人哉道學不明其學積習上
以孔子之神亦難免哉不奢取已予竊怪司有願焉豈積習上
而畏佛氏之阻亦不為難者非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官亦往氏之亦不為難者非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士大夫亦往氏之亦不為難者非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之需為一畝之宮不為難者非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暴而為尹有故而去如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也謂勢不得為也如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所旱之災亦中而為已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無李擴之亦中而為已李茂卒有也木公費不為
而已今張令知之而官許之其才不足為也木公費不為
而為可為之勢地之粟令其亦登有能而時勢如而許然
之有弗濟吾弗信也若張令其亦登有能而時勢如而許然
為記使夫後生者知聖道之簡易思所以慎藏而嚴祀事而謹
此春而為師自今以往學復毀使後之人修而葺之則言行
於此而已若夫自今以往學復毀使後之人修而葺之則言行
如此而已若夫自今以往學復毀使後之人修而葺之則言行

任縣志 卷之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夫維之能與不能與夫其時
勢之與不與夫其時
師儒大司成之樂正建皇極於上以爲民先復設之教典董之
者也然其造之士端則自一邑始立於朝必以聖宗凡
天下州縣莫不立學即莫有不至聖廟祭以春秋以聖宗凡
以庠師一邑莫不立學即莫有不至聖廟祭以春秋以聖宗凡
於廟鉅典煌煌蓋教化之源莫不執經請業於春秋以聖宗凡
加以凶荒薦至廢於聖廟起之經始甚難其拮据勞瘁幾
欲廢而卒不中廢者則以繼起之能始甚難其拮据勞瘁幾
以有成也自明嘉靖重以繼起之能始甚難其拮据勞瘁幾
迨嘉靖辛酉傾明嘉靖重以繼起之能始甚難其拮据勞瘁幾
門亦就傾圮紳士徐善董成後瓦不備西廡僅存魏鍾秀
等公議合紳士徐善董成後瓦不備西廡僅存魏鍾秀
修兩廡捐項不敷王魏紳士各捐資初修殿七朝鼎告成接
捐銀五十兩合倡義舉兩廡遂成九年崇聖祠門俱成鄉賢
祠乃其後裔合倡義舉兩廡遂成九年崇聖祠門俱成鄉賢
麟等各念先人辛修亦成九年崇聖祠門俱成鄉賢
太和坊十先人辛修亦成九年崇聖祠門俱成鄉賢
十三年修泮池化龍池及橋道八年更捐修名宦祠及宮傍

道光十八年文廟重修記

邑人劉

兩翊門至九年工方竣彭父台又捐廉製造祭器九十二事以
襄祀典其宮前河道則十一年諸邑紳捐資而修之至此全局
一新追溯經營伊始已三十餘年矣皆由歷任父母爲之倡而
學師爲之助邑中紳耆富者推其財能者董其事思艱圖易卒
底於成以從邑父母及庠師之後而輔世翼教可以振一時之
雅化可以起一邑之人文可以觀千百世景行嚮往之人心所
關不綦重哉廟中松柏森森皆元明以來物魏紳廷麟續栽柏
槐若干株所以宏庇蔭而肅觀瞻也因與工事相首尾故附記
焉

崇聖祠康熙七年訓導蔣泰徵重修嘉慶九年重修

名宦祠道光八年重修

鄉賢祠康熙六年邑紳苗澄李鳳翔重修道光九年重修

忠義祠雍正時建同治十一年重修

節孝祠道光十一年重建同治十一年重修

任 縣 志

卷之一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文昌閣明萬歷時攝縣篆府通判孫養霖創建工未半而去知
縣范希滂踵成之 國朝道光五年邑紳徐英魏廷麟等重修

按文昌閣並祀魁星朱衣大約起自科舉時代然義實無取
攷說文斗首爲魁本器名而星象取之於是傳訓凡爲首者
爲魁漢書里魁黨魁是也又傳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
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塵錄呂文穆以大魁至鼎
席是也今乃以斗依鬼爲魁星之神且以文昌在斗魁之前
因祀魁星於文昌閣已屬不經至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
而附會之其說出於侯鯖錄不知侯鯖錄所言乃刺關節者
得售以誣文忠尤不可訓也

明倫堂宣統二年知縣謝昺麟重建

按舊志在文廟之西中為明倫堂東為進德齋西為修業齋前為宜門大門後為敬一亭為饌堂明嘉靖四十三年知縣孫榮先重修崇禎七年知縣杜之喬建尊經閣四圍為號舍西為射圃 國朝順治七年知縣杜天成重修棟宇宏敞阿簷華彩共一百四十七楹據志所云則當日之規制宏矣年久失修盡歸傾圮計自今以往日泯將有並其名而弗知者詳以志之豈徒以存其名正欲使後之人追維遺跡猶想見昔年之盛也

祠宇

任 縣 志

卷之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怡賢親王祠在永福莊雍正年建

致雍正十三年治河之役王親駐河干相度經營水害

減而水利增至今民受其賜而祠廢不修非所以戴德於弗諼也

于王二公祠在文廟東雍正十二年建祀巡撫于清端公成龍

知縣王公原祁

巡按使李裕記 宰之職莫大於為民興利而去弊然宰於民為親而事不得聞於上聞之矣或不

上官民所疾苦宰或不不知知之矣或初少司農婁東王公當康熙為請於朝弊終無由去何利之云初少司農婁東王公當康熙之二十年出任也政簡刑清吏畏民懷尤以大中丞巡撫畿甸王公之治任也政簡刑清吏畏民懷尤以大中丞巡撫孳于公嚴重有威虛懷下問甫下車即檄郡縣咨求民瘼及利所宜興弊所當去者條舉以聞王公喜其志之得行凡所奏記甚悉二公志同道合其去民所苦而還其所樂者指不勝屈矣縣東北有大陸澤其初皆民田也當九河之委下無所宣洩迴薄停蓄衍為巨浸延袤十餘里廢地七百餘頃兩稅無所出民皆流離王公曰弊有大於是者乎亟請於公而題豁之於是任無逋賦皆曰公活我夫負痼疾者之濱於死而得蘇也其為有生之慶可勝言哉然王公尋以課最內召去于公亦遷兩

河總制去今五十餘年矣任之民相與謀曰非王公孰知吾艱
非于公孰為吾請於朝凡吾儕得飲食居處於斯繫二公之賜
而未祀於心終不慊蓋為祠以奉二公乎眾曰然於是各輸
其有効其力建祠於城之北為屋三楹門之面市者如之益
以重簷繚以周牆黜聖舟之數旬而畢工余適奉命巡察
茲土任之紳士耆老乞余文其事余維我國家深仁厚澤滄
肌洽髓蠲租賜復之詔無歲不下是與有成除數百年之積弊
德澤周洽垂於永久不足以任民慶而斯秉彝之良感之者
愷則謳頌歌思久而不替亦宜揭之以為勸之口無
若二公之文章政事焜耀當代記於國史播於士大夫之口無
庸余言也
故不著

按今祠已久圯碑亦沈埋尚知有此祠者賴此記之存也

知縣張公祠在三里橋東祀知縣張公有光記略云公四川人

甲戌科進士宰吾邑幾六載丁太公憂棄吾民而去民匍匐遮
道無計挽公轍相向涕泣如小兒失父母然乃立祠祀焉嗚呼

任縣志

卷之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前我公而宰斯邑者不乏人何於我公獨依依此其故可以思
矣憶公甫下車坐席未及煖輒問民間利病殷然若自謀
家室事其有不便於民則纖細務與聚之不遺餘力如饑渴之於
夕安也其有便於民則細務與聚之不遺餘力如饑渴之於
飲食不容須臾緩也民以訟至庭公徐以情理喻民無不感泣
帖服間有罪不容道者乃置之法亦無怨詞蓋不啻慈父母之
處分愚卑幼也每朔望後一日集諸署中為饌具課文藝指
摘章句疵病相呼語又不啻塾師長之開示蒙子弟也治邑六
載大抵甯損己毋病民甯毋以悅上毋敢以侵下臨去兩袖飄
然惟有清風而已祠位於牛尾河之陽亦曰公之遺愛與流水
俱長云爾遂將公治
任實蹟并縷碑陰

按今祠已久圯碑砌於關帝廟牆錄在碑陰者不得見矣

壇廟

社稷壇在城外西北隅舊有饗堂三楹神廚一所久圯

按古之社稷皆有配位明洪武十一年詔定王府社稷無配

位後遂沿以爲制今惟京師太社稷有配位州縣皆無之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城南東偏舊有饗堂三楹神廚一所
久圯

按漢唐宋風雲雷雨皆各壇以祭未嘗合而爲一亦未嘗及
雲明洪武二年詔風雲雷雨合爲一壇八年又以城隍合祭
於壇今仍其制

先農壇在城外東南隅饗堂三楹餘圯藉田四畝

按雍正四年始令州縣皆立先農壇蓋民以食爲天先農之
祀所以重農事也

邑厲壇在北郭外舊有堂廚均圯

任 縣 志

卷之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按厲而有壇蓋子產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者也

關帝廟在縣治北乾隆二年知縣王勛重修嘉慶九年知縣馬
河重修正殿十九年知縣趙克鑑重修後殿

碑記云廟有崇聖
寺撥交地二十七

畝外買地三十五畝又經葛少尹將舊有
官地四十二畝改歸廟內通爲香火之資

按帝忠義正直沒爲明神享祀無忝禮重報本故爲追崇先
世非果有世系之可稽也而碑記引宋漫堂筠廊偶筆載康
熙時解州常平村浚井得巨磚記帝祖父甚悉考三國志帝
爲河東解人今蒲州府臨晉縣今之解州則沿自唐縣去臨
晉尚百餘里非漢河東之解也地之所在先已不合况磚之
堅緻不過於石近年出土唐碑字跡皆十九漫滅不可辨識

漢先於唐且七百年而一磚之上記兩代姓氏名字學行及帝生年月獨能完具無缺其可信乎且此磚何物倘亦銘誌之類何以又及帝之誕辰其爲僞造確然無疑而乃妄言妄聽豈惟考核不詳誣亦甚矣

文昌廟在縣治北明嘉靖時邑紳謝蓮洲捐建萬歷時謝鑑捐修崇禎三年知縣張書紳重修 國朝嘉慶三年邑紳徐瑄等重修

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神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見於史者也周禮大宗伯以樞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

任 縣 志

卷之二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此文昌之祀著於經者也後世用道家之說廟而像之號爲帝君說乃支離而不可詰矣道家本史記之說旣以文昌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語雖不經猶天神也又因路史載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於張遂附會於詩之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則又天神而人鬼矣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則又純爲人鬼常璩華陽國志崔鴻後秦錄皆以張惡子爲梓潼嶺之神人則又非天神非人鬼而疑於仙家之幻化焉至酉陽雜俎張天翁竊騎劉天翁白龍入元宮劉天翁失職爲太山守則直以黃天當興蒼天當滅之妖言煽張角代漢之邪謀致

啟明季張獻忠竊據四川祀文昌爲始祖亂賊之於邪說未
有不便而用之者也 本朝王錫鬯氏盡斥他說而顧謂文
昌祀蜀之文翁則仍不免於誕矣

八蜡廟在東門外嘉慶元年邑人馬照志等重修光緒十四年
知縣張桂芬重修

按八蜡見於禮記郊特牲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先農
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或
以昆蟲害苗不當祭 本朝陸清獻公謂祭者祭其主昆蟲
者也然古之爲蜡祇索而享之後世塑像廟中且訛爲三皇
五帝甚矣其妄也

任 縣 志

卷之一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劉猛將軍廟在八蜡廟前殿雍正二年奉文建光緒十四年重
修

按通禮云祀承忠他書皆作劉宰雍正二年從總督李維鈞
請 詔特祀而碑記云劉猛將軍生前善捕蝗歿而人懷其
德奉之爲神是說也流傳已久特未詳其所據耳

城隍廟在城內東街明宣德四年縣丞章得中重建景泰七年
知縣劉譽建寢殿成化十三年知縣吳黼又崇廣之

廟基長南
北五十五

步寬南十二步中
十五步北十八步嘉靖初年知縣陳璣捐俸建修未竟而去萬

歷八年邑人踵成之正殿旁祠前門後寢共五十九楹三十二
年重修寢殿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余鼎新九年知縣季芷乾

道也余來令是邦往往見人告訴無不發誓呼天劃地以自明
彼其意毋亦謂鬼神無知豈盡如吾言以譴責我乎且爲一時
苟免計耳詎知狡僞之狀不能欺人能欺鬼神乎鬼神之聰明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况有形與聲者乎邵子之詩云金石猶能
動鬼神其可欺豈虛語哉萬歷甲寅耆民趙守經等有修廟之
舉而乞記於余是蓋知城隍之神爲一邑司命先有懍然之念
動於中而後從事者也余故
因其請而備言之以詔百姓

按城隍之名見於易而非言祭祀之義其言祭者一見於禮
蜡祭八蜡水庸居七水卽隍庸卽城也一見於春秋左氏傳
鄭災祈於四鄘宋災用馬於四鄘鄘與庸古通用皆致祭城
隍之證特未正言其名耳考之於史吳赤烏二年建城隍於
蕪湖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皆嘗祀城隍唐則張說有祭荆
州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其他尚不一而足然其

任縣志

卷之二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所以致祭者不過地祇之義非有他也更歷宋元初無異說
至明洪武元年詔加城隍封爵三年又詔革去封號惟辟威
福進退百神而人心始生其驚駭故城隍之由地祇而人鬼
無端而有誕降之辰無端而有巡行之節皆明世之忽封忽
革有以啟吾民心之惑也

又按洪武二十年詔御史劉三吾曰朕建京師城隍俾統各
府州縣之神以鑒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不得倖免其
書所由於石趙羅二公碑記意實本此

官舍

積穀倉一座在縣署東光緒二十五年建廩十五間

存積穀倉
斗三千三

百三十四石八斗
八升三合六勺 係光緒二十五年提息採買收倉

義倉三座一在城內北門鋪 存積穀倉斗五十五石又附存吳岳村義倉積穀倉斗一百五十七

石五斗五 一在甄莊 存積穀倉八斗六勺 一在劉家莊 存積穀倉斗七

升五合 一在馮村 存積穀倉斗七百一十 以上四倉
百六十七石三斗 一在馮村 存積穀倉斗七百一十

均係光緒八年勸捐收倉

以上五倉共存積穀倉斗五千八百七十九石九斗三升九合八勺

按舊志常平倉廩三座在縣署東額儲穀一萬石預備倉廩三十五間在縣署西北官倉在縣署內學倉在儒學內社倉在縣署西及各鄉然康熙志已言廢圯久矣乾隆時捐復常

任 縣 志

卷之二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平倉穀一萬二千石嘉慶年間屢次動用穀二千四百餘石道光六年知縣彭運章捐穀六百石至咸豐四年賑穀一千餘石前經捻匪之亂虧穀二百餘石統計所存尚應九千石同治七年知縣吳寶琛又捐穀實倉原額所存不知何往名為存貯實等漏卮雖其間或有變價生息要不過十之二三問其穀數終歸顆粒無存而已今之所存義倉則光緒八年所捐輸積穀倉則二十五年所採買皆非前此之穀也

工藝局在北街光緒三十一年知縣謝昺麟就廣鄉書院舊宅改建

養濟院在北門內雍正五年知縣高琚捐修 額養孤貧十九名

留養局舊志一在東關房八間一在邢家灣房六間今在北門

內乾隆二十五年知縣方瞻嶧捐銀一百六十兩知縣鄧材捐銀一百兩共發商生息年利二分咸豐三年當商被搶本銀失其半今僅歲得息銀二十六兩

教養局在東關光緒三十一年知縣謝昺麟賃舍開辦

硝戶習藝所在縣署西宣統元年知縣謝昺麟建

任縣奉飭平毀硝池後擬請硝戶習藝所請發酌加鹽價

銀兩稟由

敬稟者竊^卑縣素產硝鹽乃者奉文平毀硝池正^卑職捧檄

蒞任之時遵於境內硝池一律平毀淨盡凡產硝之地相度土宜勸諭開墾酌給籽種其臨順水河辛益等二十餘村莊

任縣志

卷之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復爲開溝洩嫌曾將辦理情形先後稟蒙

憲臺批獎有案五年以來昔之寸草不生者五穀生之而官引之暢亦蒙飭復額銷足論者謂事至於此隨時查禁硝鹽竟厥功矣不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有中人之產者繩之以法卽爲法制其無家無產之貧民非不知畏法奈除此別無生機上年雨水稍多嫌不上升查禁尙易爲力今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霜花滿地刮土淋私之案層見迭出旣非大夥輿販又非開池淋曬或半擔之重或一撮之多其在鹽巡之送案也則曰人鹽並獲而問鹽犯之口供也則以食鹽爲詞但稍涉寬縱誠恐盡棄前功如過於峻嚴又慮激成巨患往往

今日結釋明日又犯不辦不可辦不勝辦卑職守土於茲目擊情形可憐可恨此等窮民若不爲之善後殊非核實辦事之道現擬設立習藝所專收此項硝戶責令學習工藝不論年限多寡但期一技一藝學業有成則衣食有資不致再蹈前轍然後硝私可以永絕卽在卑縣衙署西偏有官地六畝餘建屋三十餘間核實勘估約需銀一千二百兩收所硝戶以五十名計之其工本飯資並一切局費至少需銀在一千內外款項甚鉅卑縣無憑籌措查前蒙前升督憲袁

奏准酌加長蘆鹽價專爲辦理善後之用今卑縣係在產硝十

任 縣 志

卷之二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六州縣之列自平毀硝池之後失業之多貧民之苦善後之不容緩早蒙

憲臺洞鑒擬請

憲臺札飭運司

臺 卽在前項所加鹽價內先發建築費並開辦費

二千兩俾資應用其常年經費每年究需若干應請若干容俟擬議辦法詳定章程再行上達總期實事求是庶款不虛糜事乃有濟此爲嚴禁營私代謀生計起見屢與鹽商中聚生籌商舍此實別無長策合無仰懇

憲恩俯准照擬辦理硝民幸甚地方幸甚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理合稟請

大人查核肅此
宣統元年四月十七日稟宣統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運憲張批

據稟設立習藝所專收硝戶習藝等情所擬辦法甚為周妥
稟中敘事亦均係實情應准發給開辦經費銀二千兩迅速
開辦仰即備具文領來司請領至常年經費需銀若干並即
核實估報候詳明
督憲查核此繳

稟任縣硝戶習藝所經費本地無可籌措仍請發給銀兩
稟由

敬稟者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憲批卑縣稟報建修硝戶習藝所工竣並請本年常年經費造

任 縣 志

卷之一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送册摺請核示緣由奉

批以現當清理財政之際又奉

督辦鹽政大臣奏定新章無論新舊正雜一切款項必須詳
請核明後方能動撥今該縣請發至一千五百餘兩之多照
轉恐干駁詰惟有於該縣地方另行籌措運庫礙難照發等
因仰見

憲臺慎重度支至意謹當恪遵何敢多瀆惟此習藝所原仗
大資為長城之恃開辦以來卑職宣揚
仁德私鹽藉以查禁官引藉以暢銷紳士村正副地方藉以勸
導硝戶而硝戶無論已否入所因而有所指望仰頌

憲恩如同再造當此整頓鹺政之時平毀硝池之後全賴民心固結倘失信於民而民一擾彼刮土淋私者死灰復燃卑職固屬辦理不善而餉課卽受影響但使卑縣可以設法籌本地款辦本地事自是名正言順而無如畿南巖邑自奉行新政搜羅已盡斷難竭澤而漁明知

大人玉秤在心稍可周轉必允所請然河海分潤而不淺溝澮有集而易盈卑縣習藝所去年蒙發開辦費二千兩建屋四十間之多開辦五閱月之久購置器具採買物品硝戶飯食員司夫役薪工一切開支僅短銀一百十餘兩已覺分外撙節本年常年經費亦係核實估報現在糧價陡漲所內飯食

任 縣 志

卷之一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每名每日增至七十文較原包已加二十文卽蒙照發尙虞不敷況目下赤手空擎早成無米之炊而所請之款係鹽斤加價蒙

前升督憲袁 奏准本爲善後之用今

督辦鹽政大臣銳意鹺綱裕國恤民自必兼籌並計此等務本之謀正經之用當亦先其所急卑職志奢慮短奉批後昕夕憂思今已旬日一籌莫展計惟有請求

憲臺恩始思終於無可設法之中酌盈劑虛准照卑職原請數目伏懇

迅賜批發如以良醫治人原不能十全爲上則將去年不敷之

准由卑職自行籌措歸墊其餘則請如數發給以濟燃眉而昭大信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理合稟請

大人查核祇遵肅此

宣統二年三月初八日稟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運憲張批

據稟已悉該縣建設硝戶習藝所請發常年經費業經詳明批駁在案所稟本難准行姑念該縣地方瘠苦款不易籌尙屬實情除上年不敷之款共銀一百十餘兩應由該縣自籌外所需常年經費銀一千二百零九兩應減去尾零每年發給銀一千二百兩分作四季具領並准另發本年工藝資本銀二百兩以資應用候照新章詳請

任 縣 志

卷之一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督 會辦鹽政大臣核示奉批再行飭遵此繳

公園在縣署東偏宣統二年知縣謝昺麟建

公園者署屋東偏之隙地也其先之爲亭爲臺爲池館爲園林余不得而知也余於光緒乙巳來令斯邑署屋圯頽殆盡斷壁殘垣觸處皆是而此隙地上但見瓦礫叢積榛莽雜生而已欲從事畚鍤而闢之顧有亟於是者未遑焉宣統己酉在所應亟者如學堂警局硝戶習藝所或補苴或改建或新築均次第竣事而署屋亦於是年落成於是先之賃民舍而居者得遷居矣遷居之明年乃鳩傭剗鋤闢此隙地以爲園樹桃梨桑竹之屬間藝花蔬瓜豆鑿大井於其西以資灌溉

復築垣以環園旁闢一門任人游觀故以公名是園闢是園之意發於數年之前觀是園之成得於數年之後亦覺莫乎其難矣若擴充改良駕泰東西而上之惟後之賢令尹是賴橋梁已見城關者不再錄餘按河道所經依次順列

其跨牛尾河者

西三里橋城北三里東三里橋城北三里仁祥橋城北五里後張村橋城北八里蔡水石橋城北三里南石橋城北三里南章固橋城南三里兩全橋城西三里西柳橋城西三里固村乾隆四年重修西柳村南十四年重修西柳村南以上各橋俱甃石

任縣志

卷之一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其跨順水河者

駱家橋城南八里南新建橋城南八里南便民橋城南八里東順水橋城東六里前郭村橋城東十里固城橋城東十五里中利農橋城東十二里辛益村東乾隆三年建成豐七年孫全秀殷成德李向榮捐修以上各橋俱甃石

其跨百泉河者

大宋橋城東南六里前大宋村東南康熙二十九年知縣王江大司徒稻人所掌專修澮川以洩水而史遷則修河渠孟堅亦志溝洫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可

無虞夫然後菽粟豐而租賦足無窮其禮義興其所關豈
細故哉一大者不足治則水必九河匯於大宋陸渚陽大
田賦不九河禾苗盡成巨漫而百泉民窮財盡衝決於
平疇沃野間淹糧地三分之是地向日有洩水二道自
之東手無策不淹糧地三分之是地向日有洩水二道自
西北流至古滏河經隆平皆耕之民入河而注於海明
眞順二府起夫合濟而順治八邑令吳懷忠復爲新濬
陽以達天津可耕而農田不淹沒也今則隆平之河盡
所以大築室以居新濬河亦淤成高地彼此牽制俱難
基民皆築室以居新濬河亦淤成高地彼此牽制俱難
予不巳於癸亥歲豐河長隄二里可救二制俱難之
良田乃以子丑連歲豐河長隄二里可救二制俱難之
於百泉河發源太行勢洶湧隄成而復壞任咸惜千頃
大宋兩廢石橋所遏遂決去冬乃議撤石橋以達其
口者而於宋茲合風水說物不化予橋再開陳其利
大者而於宋茲合風水說物不化予橋再開陳其利
害於建高石橋一座梁高一丈闊倍之其規模視昔有加
者重翻樂從今始捐興工盡發橋石之陷於地

任

縣

志

卷之一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閱月而告竣衆因請予記之予惟爲民牧者惟問田賦之所
從入而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可勝浩歎昔禹治河首鑿龍
門而水斯性始順沙易積每歲水涸時必加疏順水之性則
一也但橋下河功易而爲利久後有爲計而民生考者復陷
於淤泥中則并議大之疏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水
利不可誘之於天專事之興後之吏斯矣者永定橋東
因記是橋並推言水利之興後之吏斯矣者永定橋東
能先問賦所從出而後賦所從入斯可矣者永定橋東
里郭村臺南橋臺南橋固城橋崇禎十五年張惟召捐
東南村臺南橋臺南橋固城橋崇禎十五年張惟召捐
建國朝乾隆高橋以上各橋俱甃石
五十年重修高橋以上各橋俱甃石

其跨殷陳溝河者

杜科橋城東南十八里獨空橋城東南二十五里十空橋城東
里駱家廢橋遷徙此橋遂廢以上各橋俱甃石
莊村東廢橋遷徙此橋遂廢以上各橋俱甃石

其跨澧河者

五空橋 城東二十里達家莊西南乾隆
普濟橋 城東北五十

北以上各
橋俱磬石

其跨乾河者

萬字橋 城東南三十里
青龍橋 城東南二十里
寧遠橋 城東

十五里駱莊東
廣濟橋 駱莊西
新修橋 城東二十五里東盟
以上各橋

門外康熙年建
萬字橋架木
餘俱磬石

其跨洛河者

雙蓬橋 城東南四十里
通濟橋 城東南三十里
悅來橋 城東

十里留壘
象牙寨橋 城東三十五里
北小橋 象牙寨村東
普

任縣志

卷之一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濟橋 城東三十五里
慶濟橋 城東三十五里
安上橋 城東三

安上
于盟莊橋 城東北三十五里
馬家莊橋 城東北三十五里
尼

家莊橋 城東北三十五里
以上各橋俱架木

其跨劉累河者

仙里橋 城東南四十里
和合橋 城東南四十里
南小橋 城東四

店村西南
小石橋 城東三十五里
郭家莊橋 城東

五里郭家
劉家莊橋 城西南
永安橋 城東北三十

馬家橋 城東北三十五里
高橋 城北三十里
鄧橋 村西

其跨鷄爪河者

鳴竦橋 城東北五十里邢鎮南北一
要津也河踞鷄爪石梁擁

瀑布之奇聞近蟬鳴畫檻飛泉之韻栽湘竹萬竿憑闌
棋布星羅駐馬坡前之行旅又屬陽關擊九河形勝五府通地
稱貨數冠蓋似魚梭之險鄉關鎖鑰不意前年六月大雨西
衢論勢固永陸襟喉險亦關鎖不意前年六月大雨西
兼旬折道新開層流砥柱既倒來流石側岸問石磯
一下摧折成巨壑乃盈一脈長隄臨返步者多被
星戴月之鐘聲蕭寺盈別徑而歸新客沙岸江村人多
晚舟以訝斷霓之尺呼公無渡河時也半弓佛言誰
柱頹然將為渡喚魚船則啼曲折徒勞縱裳梯設長板則
人蹤易怯曉霜繞道羊腸之曲折徒勞縱裳梯設長板則
涉匪易斯真迴斷岸之車輿皆鄉善淵之駕尾喚奈何
者矣則有心悲君仲儒劉君會一商濟不王君鵬翔之觀文
見而傷意重修忍作河清之俟同心共濟不王君鵬翔之觀文
超等一激昂三市效銜石填海之謀為集腋成裘之內爰有西
動六街激昂三市效銜石填海之謀為集腋成裘之內爰有西
可鑑書極百而遙尺素靈釀金期十成之日之內爰有西
州大賈南府巨商頌到義錢惠來仁粟望陶朱轅下白鏹逐

任

縣

志

卷之一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雙輪齊來登倚頓舟中青蚨借帆飛至共襄善舉齊結福
緣見義勇謀始當仁不讓遂乃移石購木庇材命工倩來臂助
招到齒紅碧環中鴨頭漾綠浮飛梁而後於分倒影
外雁齒勻棟而星標輝騰雲屋舍從此水壩前復覩杖
樓臺映彩棟而星標輝騰雲屋舍從此水壩前復覩杖
藜之客響泉不畔重來題柱人新晴則蠅垂天將曙則
鯨鯢跨岸蓋不數日而橋工成焉功竣諸君以碑屬余則
淹命筆妨其韻乃為撮梗概得之此貞珉遠垂百世
無忘當日之功後有千秋莫墜前人之業此際輿梁成矣散
屹然識姓字於綠楊隄上碑邢穆二便農橋
屹然識姓字於綠楊隄上碑邢穆二便農橋
穆家口西通濟橋中穆家口村
南架木通濟橋中穆家口村

其跨滏陽河者

普濟橋 城東三里修同治七年辛店村東康熙嘉慶年間迭次通利橋
城東三里修同治七年辛店村東康熙嘉慶年間迭次通利橋
王家莊村西里人和橋北定橋村北天口橋五里城北口村

東甄莊橋城東北四十里永濟橋城東北四十里通順橋城東北五十里
北甄莊橋城東北四十里永濟橋城東北四十里通順橋城東北五十里
十里邢家便集橋邢穆寨東門以上各橋俱架木永濟便
灣村中便集橋集二橋略小餘俱上可行車下可通船

其跨聖水河者

蔡河橋城西北十五里聖水橋城西十五里沙營橋城北二十里
營村柳家屯橋城北二十里宋家橋城西二十五里東馬橋城北二十里

城東南柳家屯橋城北二十里宋家橋城西二十五里東馬橋城北二十里
城北二十五里東馬橋村南宋家橋城西二十五里東馬橋城北二十里
上聖水宋家二橋架木餘俱以

增補

建置 城池橋梁 石閘

城池

邑城民國三年知事林世英補修計東城外磚皮五丈七尺東

任縣志

卷之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印

城西城以內土皮三十六丈城檐水口一律更新並補修三門

以外石橋西北二門以外石閘邑人劉書旂撰保民以城便

水圍城路阻隔造橋通濟然後可以利行旅資捍衛固金湯
此三者缺一不可也任邑城垣重修於光緒庚子城堞用磚內
皮用土已稱完美無缺迄今十有餘載風雨剝蝕牆多摧殘東
城一帶崩頹數十丈長城內土皮亦多剝落前知事林公勸
邀集富室捐貲補葺不數月間已復舊觀城壘以磚雉堞巍
藩籬固矣游魚上下風景佳矣噫嘻是誰之力歟是皆富紳
之資助也是皆諸董事之所經理也而實則賢邑侯之督
勸也用是詳其顛末勒之
貞珉以垂不朽云是為記